

臺 灣 原 住 民 史

邵族史篇

鄧相揚 許木柱 著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編印



臺灣原住民史

邵族史篇

鄧相揚 許木柱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編印

統一編號

030A19890191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臺灣原住民史·邵族史篇= The history of
Formosan aborigines-The Thao / 鄧相揚、許木柱著
——南投市：省文獻會，民 89
面： 公分

ISBN 957-02-6927-8 (精裝)

ISBN 957-02-6928-6 (平裝)

1. 邵族—歷史

536.294

89015615

臺灣原住民史

邵族史篇

撰稿人／鄧相揚、許木柱

召集人／黃癸楠

副召集人／楊正寬

總纂／石磊

副總纂／李壬癸、余光弘、林修澈、許木柱、潘英海
劉益昌、蕭金松、蔡明哲、藤井志津枝

監纂／吳明義、洪敏麟、莊英章、許雪姬、呂順安

發行人／楊正寬

發行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地址：南投市中興新村光明一路二五二號

電話：(049) 316881

印刷／財政部印刷廠

地址：臺中縣大里市中興路一段二八八號

電話：(04) 4953126

定價／精裝 160 元·平裝 110 元

出版日期：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十二月一日

ISBN：957-02-6927-8 (精裝)

957-02-6928-6 (平裝)

代 序

光華重現—邵族的千禧年願景

猶如邵族的族群命運一樣，《邵族史》這本書在經歷了許多滄桑之後，終於得以和讀者見面。它之所以歷經許多滄桑，一方面是因為邵族接受漢化的時間已相當久遠，要追溯比較傳統的邵族文化並非易事；另一方面則是因為邵族的研究在台灣原住民研究領域中較不受注意，唯一有系統的民族誌報告是民國四十七年，由台灣大學的陳奇祿、李亦園、唐美君等我的老師們完成的《日月潭邵族調查報告》，其後就沒有類似的著作。直到近兩年，才有特定主題的研究，例如謝世忠教授的邵族觀光文化的研究。在此情況下，要再度探討邵族的社會文化特性是一件相當不容易的工作。

儘管如此，邵族人在經過了近二百年強大的漢族勢力衝擊後，仍然以其特有的方式，特別是透過所謂的「過年」慶典儀式，將宗教信仰、家族互動、觀光文化及族群認同等原屬不同層面的文化現象，巧妙的加以融合，展現出他們強韌的生命力。就在這種自我依存的情境下，鄧相揚和我一前一後的開始接觸邵族，嘗試瞭解邵族。

民國八十二年間，我和台大公衛所的陳光和教授共同執行中央研究院支持的「台灣與東南亞南島族群生物與文化類緣關係的比較研究」主題計畫，在採集南島民族各族的血液樣本時，有感於許多所謂的「平埔族」不是已經消失，就是正逐漸消失中，為了增加對這些族群的瞭解，儘管當時的研究經費不足，我們仍然決定儘可能的進行檢體採集。當時，包括鄧相揚、簡史朗、黃炫星等埔里本地的地方文史

工作者，在工作之餘，已經開始進行埔里地區的田野調查工作，特別是這個地區南島族群的互動與文化變遷，更是他們關心的焦點。這些對自己的鄉土充滿熱愛與服務熱忱的知識份子，不僅收集了許多寶貴的文史資料，而且對於我們這些來自台北的研究者，也提供了許多實質的協助。我們在邵族和巴則海族的血液檢體，就是在相揚及兩族長老費心的過濾下，才得以順利挑出比較具有代表性的樣本。這一部份檢驗的結果已經非常明確的告訴我們，長期以來被歸屬於鄒族的邵族，其實和鄒族的血緣關係相當遙遠。以科學方法釐清邵族來源的歷史公案，這樣的結果相當程度的落實了我們回饋邵族的一份心意。

這個因緣際會使得我對邵族有一份深重的使命感。在台灣省文獻委員會於民國八十二、三年籌劃進行「台灣原住民史」的計畫時，邵族理論上應該歸於潘英海教授所負責的「平埔族群」為宜，但在討論分工時，英海正在美國哈佛大學研究，因此我便自告奮勇的自願擔任「邵族史」的編纂工作。當然，除了使命感之外，使我有如初生之犢的另一個原因，是因為相揚他們已經在邵族進行一段時間的田調工作，我相信只要經過一些溝通與討論，他們所累積的資料對於我們對邵族的理解，應該是相當珍貴的資料。本書的出版驗證了我當初的想法。

相揚對埔里地方文史工作的熱心與投入，有時候已經到了近乎偏執的程度。在相揚為他的新書《霧社事件》所舉行的新書發表會上，我開玩笑的說他的副業做得比本業還要好。相揚有點抗議的說，其實他在醫學檢驗的老本行仍然是很專業的。不管如何，相揚對埔里地方文史工作的執著，使得本書的出現成為可能。很遺憾的，相揚的醫學檢驗所在震驚全球的九二一大地震中未能倖免，住家兼檢驗所近乎全毀，所有的儀器設備全部毀於剎那。那一夜，相揚在一片漆黑中從傾斜的瓦礫堆中爬出屋外，其後又冒險進入雨水不斷滴落的檢驗所，漏

夜拯救出如同他的第二生命般的文稿、照片和幻燈片等。也因此，本書除了文字之外，還有若干精彩的圖片可以呈現給讀者。可以說，這本《邵族史篇》不僅呈現了邵族與漢人互動的一頁滄桑史，而且也象徵了相揚本人頗為曲折的生命歷程。讓我深受感動的是，儘管相揚遭逢九二一的慘重侵襲，他仍然執意為埔里的教育及文史工作的重建盡一分心力。或許是這一份固執，造就了他在文史資料收集上的敏感與細膩。似乎，相揚已經注定要與埔里合而為一，生死相許。

這本書的所有資料與初稿都是相揚個人獨自完成。我很榮幸應邀拜讀比本書長度多出一倍的原稿，而為了不超過原先所設定的字數太多，因此我不揣孤陋的代為剪裁與潤飾，其實只不過是枝節的修剪而已，重要的成就都應歸功於相揚的努力與執著。當然，我和相揚必須感謝邵族的長輩及其族人，長期接受相揚、簡老師等人的干擾，提供最為詳盡而真實的資料。我們對邵族人所做的 DNA 檢測，以及本書的出版，都表徵出我們對邵族人的感謝與回饋。在此祝福邵族人在新的世紀能夠光華重現。

本書有一部份章節，曾經出現於其他刊物中。但是為了全書主題的連貫，我們再度將它們放入本書中適當之處。例如，本書第三章〈歷史的劇變〉即將刊登於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的《契約文書與社會生活論文集》。第四章〈神話傳說〉部份及第五章〈信仰與祭儀〉的大部份，已經在南投縣日月潭風景區管理所於民國八十八年所出版的《邵族華采》一書中刊出。

本書的出版必須感謝台灣省文獻委員會前副主任委員鄧憲卿先生，以及中央研究院民族所的潘英海教授詳細而具有建設性的意見與建議。他們的建議我們大多已據以修改，並增加了相關的地圖與圖片。此外，台灣省文獻委員會前後兩任主任委員的協助與體諒，「原住民史」編輯組的工作同仁們，尤其是黃組長及陳美惠小姐的耐心催

臺灣原住民史 邵族史篇

促，我們在此敬表謝意。當然，本書的錯誤或疏失在所難免，尚祈讀者不吝指教。

許木柱 代序
89年清明節

摘要

本書透過相關的史料（包括史籍、古契約文書）、過去的研究文獻，以及長期累積的田野研究資料，詳細的敘述了邵族的歷史與文化，特別是邵族的族群分類問題、歷史脈絡下的劇變，及其社會文化傳統等問題，在本書各章均有精緻的剖析。

第一章概述邵族人安身立命的文化舞台水沙連地區之狀況。文中引述了清朝初年至中葉時期，朝廷官員對居住於水沙連地區（特別是現今南投縣魚池鄉）邵族的精采描述。關於邵族的族群歸類問題，過去曾經將他們歸類為鄒族（即曹族）的一部份，但本章引述遺傳基因的分析，指出邵族和鄒族的遺傳距離相當遠，大致上確認了邵族獨自成群的地位。本章同時說明了邵族傳統四社—頭社、水社、貓蘭、審鹿—的概況。

第二章概略說明邵族與鄰近的布農與泰雅兩族的關係，指出發生於嘉慶 19 至 20 年（1814-1815）的「郭百年侵墾事件」，使得流失大片土地的邵族自道光三年（1823）開始，引進西部平原的平埔族群，包括道卡斯、巴宰、拍瀑拉、洪安雅及巴布薩等族，前來水沙連地區移墾，因而形成多元族群的區域。由於漢人大量侵墾及瘟疫的肆虐，邵族人不得不放棄原先的四大社，到處易居而形成許多小聚落，本章列表說明了這些聚落自清領以降的名稱與位置。在人口方面，根據史料所能計算的人數在道光 27 年（1847）為 861 人，急遽減少至日據初期（1896）的 352 人，民國 86 年（1997）的統計為 263 人。道光 27 年之前的人數應該有數千人，但因漢人的入墾而流失大量土地與人口。其後則因瘟疫而導致人口銳減。

第三章則以歷史文獻、學術研究及契字合約為基礎，配合作者多年來在水沙連地區的研究，闡述影響邵族由盛而衰的歷史脈絡。根據相關的歷史事件，邵族近兩百年來的發展史可概略區分為兩個階段，一為道光 24 年（1844）年黃天肥屯墾水沙連之前的一百二十餘年，其特色是漢人挾著優勢的人力或武力進逼邵族居住區的階段，其後的九十年則是邵族為了墾地而需要大量人力，因而主動招募漢人來墾的階段。而在 1934 年日本政府強制將邵族遷移至卜吉庄（即今之德化社）後，終於形成邵族今日版圖大量縮水的局面，也使得邵族面臨族群存亡的關鍵時刻。邵族這一頁劇變的歷史，不僅是其他平埔族群（如埔里地區的巴宰、台南縣的西拉雅族等）的縮影，同時也對目前原住民族群的命運具有警示作用。

第四章敘述邵族的神話傳說與文化傳統。在受到漢人長期入侵與漢化的影響下，邵族人於光復後所能記憶的神話傳說為數甚少。但本章陳述的幾則傳說故事則顯示出隱藏在邵族人記憶底層的重要主題，它們解釋了邵族的古老起源、族群的互動與興衰、族群的倫理與傳承、祖靈的存在、邵族人的智慧等主題。在文化傳統方面，本章扼要的說明了邵族社會的核心特徵，包括社會組織與制度（父系制度、部落組織、年齡組織等）、生計類型（魚撈、狩獵、山田燒墾等）、物質文化（木杵、貝飾、幾何紋、紡織、家屋、獨木舟等）、超自然信仰（祖靈、泛靈等），以及歲時祭儀（獵頭、鳥占、自然禁忌、鑿齒）及室外蹲葬等。本章引述的資料使我們對傳統邵族社會文化特質有基本的瞭解。

第五章進一步說明邵族人的祖靈信仰與歲時祭儀。為了崇敬祖先，邵族人發展出「公媽籃」的祖靈信仰及「先生媽」（mishinshi）的祭師制度。這種敬畏祖靈，服膺祖先遺訓的傳統，使得今日的邵族在面臨完全漢化的危機時刻，仍然保有若干傳統文化，並透過傳統的

維繫以適應急遽的變遷。爲了農作豐收、漁獵豐盛，他們依循時序，定期舉行歲時祭儀。本章扼要描述了在邵族傳統中具有重要角色的農耕祭儀和漁獵祭，特別是對邵族人最爲重要的「過年祭儀」—豐年祭—有相當清晰的說明。

本書最後一章首先概略介紹族群認同的基本論點與理論，由此鋪陳出人口數最少、在歷史上有過激盪的遭遇與衝擊的邵族人，由於堅信祖靈信仰，所以保有其文化風華。邵族在歷史舞台上的蛻變，從叱吒風雲至風華洗盡，以至於近年來的光華重現，似乎對自然絕滅的預言提出了無聲的反證。然而，無可否認的，屬於台灣珍貴文化資產的邵族文化是否能夠持續發展，恐怕需要更多的自我努力與來自大社會的鼓勵與包容。

Summary

Based on historical materials (such as documents and ancient contracts), research literature, and the long-term accumulated field study, this book pinpoints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the Thao living in the Sun Moon Lake area. Special efforts were focused on Thao's ethnic status, dramatic change in history, and traditional sociocultural traits.

Chapter One sketches the natural and cultural scenario of the so-called Salian area-Thao's original territory. Based on the documents reported by high rank government officers of Ching Empire, this chapter provides an overall description of the peoples living in this area. Over the past decades, Thao has been mistakenly classified as a branch of the Tso dispersed in Ali Mountain area. The genetic data has illustrated this fallacy and suggested an independent ethnic status of the Thao. This chapter has also introduced the four major communities - Tow-ser, Sui-ser, Mao-lan and Sen-lu.

Chapter Two outlines the interactions among the Thao, Bunun, Atayal, and other plains aborigines. It was illustrated that a large proportion of Thao's original sovereignty turned into the hands of the Han Chinese during the so-called "Kuo Pai-nien intrusion" period between 1814 and 1815. Since 1823, the Thao people actively invited other plains aborigines, including Taokas, Pazeh, Papora, Hoanya, and Babuza, to cultivate massive land owned by Thao. This cooperation has resulted in the pluralistic picture of today's Salian area. In addition, it is also indicated that the invasion of Han Chinese and the spread of epidemic plague (smallpox) are the major factors for Thao's population change, reducing from 861 in 1847 to 352 in 1896.

The Thao tribe has only 263 peoples in 19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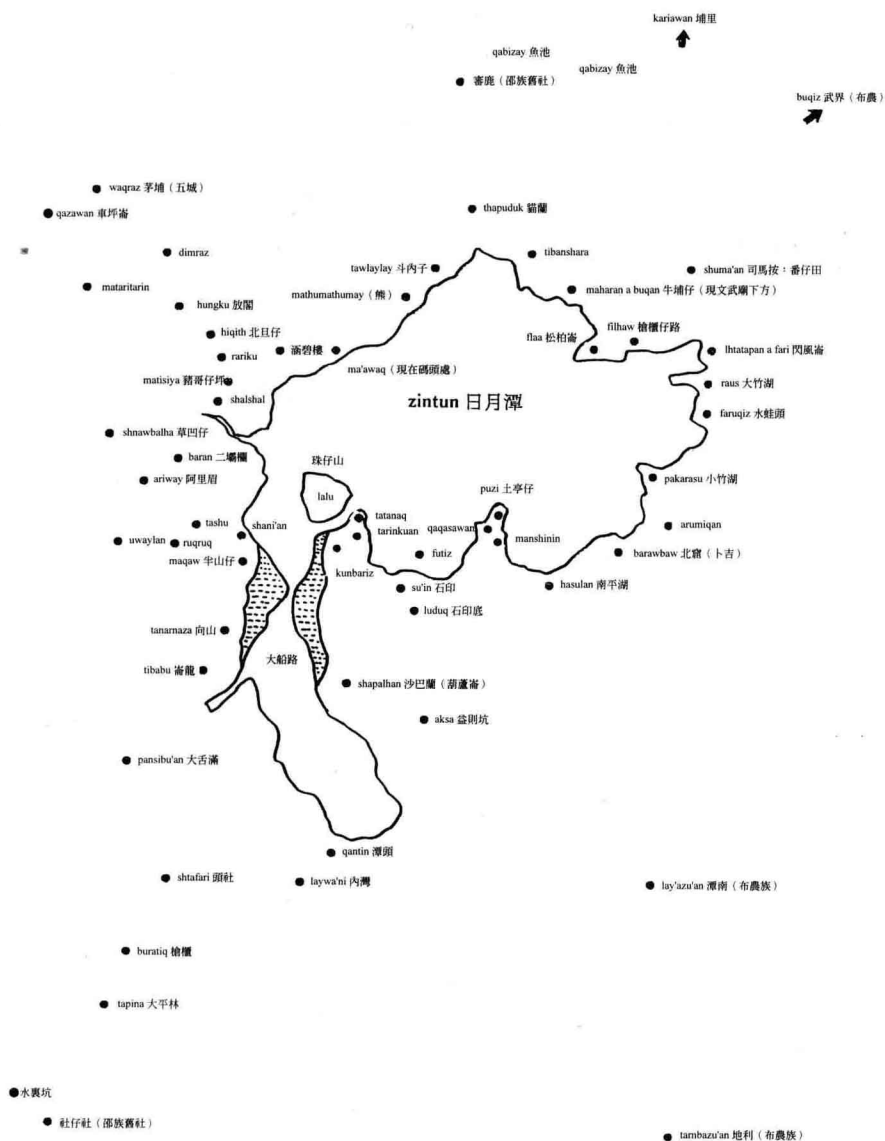
Based on historical documents, research literature, ancient contracts, and ethnographic data collected by the authors in the past seven years, Chapter Three delineates the two stages distinguishing Thao's history of development - Han Chinese invasion with armed forces before 1844, and invitation for collaborative cultivation of lands actively initiated by Thao since Huang Tien-fat gained the permit in 1844 from Thao tribal leaders to cultivate their lands. Since then, both demographic and sociocultural shrinking have become Thao's destiny.

Chapter Four describes the legends and cultural traditions of the Thao. Given the fact of very few legends remained with the impact of Han Chinese invasion, these legends clearly demonstrated the important themes hidden behind Thao's collective memory. Also indicated are the core sociocultural traits which characterized the Thao, including social organization (patrilineality, tribal organization and age grade system), subsistence types (fishing, hunting, and slash-and-burn agriculture), material cultures (wood molar, shell ornaments, geometric design, weaving, long house, and canoe), supernatural belief (ancestral worship and animistic belief), and rituals and ceremonies (headhunting, bird divination, tooth knocking) and so on.

Chapter Five takes a step further of Thao people's ancestral worship, rituals and ceremonies. To show respect of their ancestors, almost all Thao families kept one "ancestral basket" each and maintained the priest system at the tribal level to perform the worship ceremonies during the "harvest ceremony" - the most important ceremony in Thao people's life cycle.

In the last chapter, the authors gave a brief introduction of the theories of ethnic identity and then illustrated how Thao people perpetuate their tra-

dition and restore their once vulnerable ethnic identity by maintaining their unique ancestral worship belief. The dramatic change of the Thao in history, fluctuating between a splendid landowner and a people at the edge of distinction and bravely fighting for survival nowadays, has silently disproved the prediction of survival of the fittest. Yet, it is our belief that Thao people have a lot more to do and the majority Han Chinese need to show more encouragement and sympathy to the Thao in order for Thao culture to perpetuate as Taiwan's precious treasu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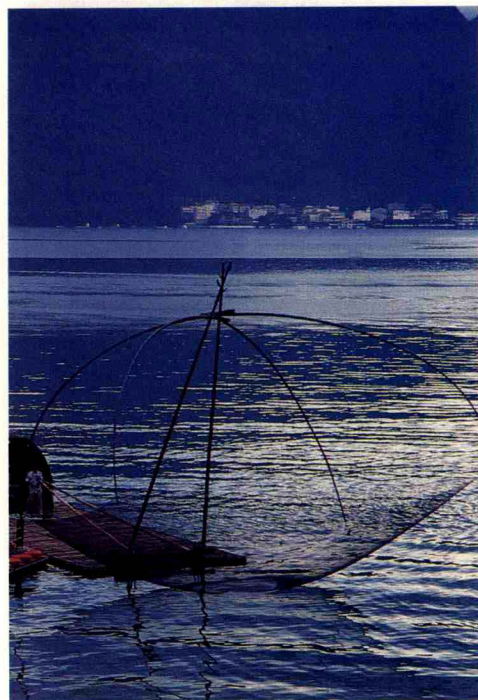


圖一 日月潭未蓄水前邵族部落分布圖

簡史朗根據明治 39 年之水社地區圖（臺灣日日新報社出版）重繪
（本圖採自李壬癸（1999），臺灣原住民史語言篇，頁 89）



相傳邵族的祖先，在狩獵時因追逐一隻白鹿，無意中發現了日月潭及其附近這塊福地，於是舉族遷徙來此建立家園。
(攝影：鄧相揚)



邵族人依存在日月潭地區，以狩獵、漁獲、農耕、採集為生計，並且發展出豐美的文化內涵。
(攝影：鄧相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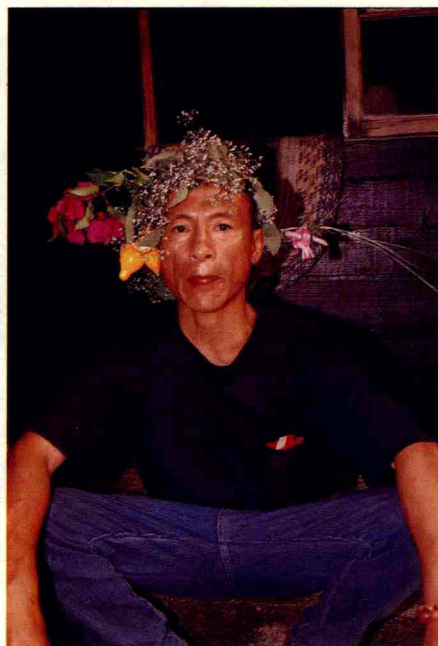
邵族自清代康熙年間始，即向清廷繳餉，其後和清廷互動頻繁，圖為清光緒年間，邵族頭社的戳印。
(白潔提供)



邵族的歷史遭遇與社會變遷，與清代的「屯制」「隘制」息息相關，圖為時任「隘丁首」一職之黃漢畫像及其戳印。
(黃三二提供)



邵族至今仍保有頭人傳承制度，唯僅剩祭祀
協調功能。圖為日月潭日月村邵族頭人之
的袁福田。
(攝影：鄧相揚)



日月潭日月村的頭人分別由袁福田和石福祥
擔任，圖為頭人之石福祥，惜於一九九八
年九月不慎因意外死亡。(攝影：鄧相揚)